

特70  
518

# 有松 文庫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三

明 安福 東郭先生鄒守益批選

北海 漪園先生焦 竑評校

晉江 九我先生李廷機註閱

日本東都 藍田 東龜年補訂

放膽文

酒味色論

魯共公

○補魯共公名奮哀公四世孫在位二十二年。○補按魏惠王十五年魯恭侯衛成侯宋桓侯鄭釐侯四君朝魏恭公擇言益在此時此文小序及末後注六字並皆魏策全文。

梁主魏嬰史作蓋音相近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三 一 電記島縣刊行



運讀之似一馮千里細玩之却又字離句琢一毫增減不得

前面文勢滔滔到此方截處有障百川而

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擇善而言

昔者帝女益堯舞如合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

之奇活法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

者齊桓公夜半不嘍嘍口有所銜也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

而寢飽而法蘇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

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圃鮑

未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

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莊楚左江而右

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法強臺而弗登曰後世

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

東之勢

也奇句法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

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

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主稱善相屬

鄒東郭評諫文直銳議論雄偉引證典雅句句著意無一字艱澀亦秦文之最切舉子業者

鮑彭評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秉周禮韓起亦云周禮盡在魯矣仲

丘氏作搢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為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為天下萬世

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

胡思泉評此四戒非獨為君者當知即士庶亦宜加慎焉戒之戒之保身保家之本也

茅鹿門評此論字字句句皆有法則讀此等文須是把握前輩批評著一看過未可神州

歸震川評凡文章前立數柱議論後宜鋪應或意思未盡難再言亦可以要轉換得好如此非

仲孫湫語  
在左傳閔  
元年  
韓起語在  
左傳昭二  
年



唯見文有情而章法亦覺整齊。魯君之論深醇典密萬世龜鑑。雖許穎陽評以惠王之昏愚猶能稱善相屬。

說難

韓非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于韓王。不見用。非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于秦不能自脫於說難云。

凡說之難。起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句法非字貫說難。識情理不實人主之心。恐犯逆難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為難。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同前。能分明吾意。又非吾敢橫佚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言橫佚。故陳辭。尚非難也。

按此篇全依史記。蓋與見行韓非甚異。不可枚舉。但舉十一於千百耳。韓非能上無難字。似是韓非及史佚作失。

王世貞曰

古通用

天子沒微言。渺申韓之徒切名。尖孤憤說。難極人巧。奪天工。摩揣幻。壹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陰。實韓非作。幸下皆同。洩韓非及史作泄。此段與韓非尤異。文多不盡出。異同。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前者二說。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按所說之心。謂人君之心也。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句法。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洩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譽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端字着。則身危。



穆文熙曰：深入世故，曲盡人情，意極淵深，辭極富麗，句極奇崛，調極古雅，自是先秦文字。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疆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章法句法，說彼大人之短，乃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韓子鬻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人論其所憎，則以為當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謂人

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詞，則以說者為無知，而見屈辱也。況濫博文則多而

久之，厭其多，頃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

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結凡說之

務，在知命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所謂說者，說之

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游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

也。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

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概猶規異事

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命之無傷也。貴人與

與之同行者，說士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其

陳言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其

所醜，人主與甲同失，大忠無所拂辭。君子善君初

說者文飾甲之無失。不從則且退，待君之悅而悟言，無所擊排。迺後伸其

又幾諫，即不拂逆于君也。

此正飾其

所敬

凌雅隆曰

秦王悅非

而李斯死

賈害之豈

非之說其

有傷于同

計同行者

乎

論衡卷之三 周澤未渥也



李廷機曰  
文勢間  
展轉不窮  
也辨士之流

此以下與  
韓非文多  
倒錯  
故舊也

天雨一段何孟春曰  
韓非在後鄭人非不  
昔者鄭武知用其臣  
一段在前之謀也而

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此句屬下文  
謂人臣盡知事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謂君臣道  
上之道難也誠著于君也君之渥澤周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  
決于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  
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  
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殷本紀云尹為有莘氏  
湯百里奚為虜虜奴也。晉世家。晉襲滅虞。公皆所由  
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  
涉世如此其汚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一作引証。韓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  
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為而疑

語亦多詳  
關其思以

謀非以其  
也其子非  
不愛也而  
胡以滅其  
所以為親  
愛者非也  
以市利也  
嗚呼以春  
秋之時而  
有是以鄭  
武公之賢  
而有是又  
何怪夫後  
世焉

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  
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  
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  
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  
知皆當矣引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  
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  
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  
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  
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  
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



董海陽曰：非卒死于秦之獄，是不能察愛憎而深言之也。哀哉。

此喻方說出說難主意

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挑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章惠伯評：通篇只發一難字，獨重一知字。首言凡說之難，非吾知欲以說之難也。凡說之難，又非敢放，伏惟能明吾意，欲盡之難也。明者，實厚利而顯名高者，說之難也。不可不知也。身危數段及論大人數段，亦見說之難也。

難也，不可不知也。凡說之難，數段及論大人數段，亦見說之難也。易矣。難而處之也。曠曰：數句知盡之難，而思以盡之也。尹以極矣，以處說不易，合如此。宋人蒙疑，言當知親疎也。關其思破，說言當知淺深也。彌子瑕獲罪，言當知愛憎也。以逆鱗作結，總見其難處。又如飾行，故滅其醜，及周澤既溷，云云，乃為能明吾意，乃為能盡，乃為能知，不嬰人主之逆鱗而難者矣。

揚子雲評：非作說難，而卒死于說難，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說人主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諫伐匈奴書

主父偃

前漢主父偃齊臨菑人，武帝時與徐樂嚴安俱西入關，上書史漢本傳並載此書。



果然是筆  
頭上挽得  
數百鈞起

史漢共無  
示字漢書  
無夫字  
越語范蠡  
進諫曰夫  
勇者逆德  
也兵者凶  
器也爭者  
事之末也

文中子曰  
武帝秋風  
也制下有  
也字  
運史作踵  
利下史有  
也字得作  
遇調作殺  
棄作殺母  
下有也字  
甘作快完  
計作長策  
無而北二  
字漢書有  
而字無北  
字史却作  
碎澤下有  
鹹字  
史無二之  
字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起句雄大便令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  
人主有納諫意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  
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

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

平天子大凱遷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

所以示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

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

之擗顏師古曰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呂云先提此句作案末有不悔

者也山下悔字是全篇主意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此言秦

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

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

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

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

也教句亦波瀾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音敬中國甘心

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始皇不遂使蒙恬將兵

而北攻胡却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

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

者不可勝計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

革之不能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

東腫環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又使天下起自東... 後云高帝... 悔之此兩... 句便異乃... 秦漢所以... 分也

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照上又使字廼使劉敬往結和親此悔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復即秦事雖有覆師殺將係虜軍于適足

誅無赦也而武帝反收其人此所以異于始皇欤謂覆師類師古若自反

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此應上日費千金句言無益也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此言四代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指秦漢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虜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敵國交通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呂云是借秦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謂師古曰此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時徐衆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二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偃衆安皆為郎中

未以得失效驗敬動人主者到感處豈不感悟

續文選 九範評林 卷之三 八 屯已島系刊行



林次崖元氣兩語如愚論五

鄒東郭曰說軍士戰

爭之苦陳亡之慘誠仁人君子所不忍聞也故聖人貴不戰而屈人兵上云純按捷兵代謝其左傳作捷次代交其文十七年下攻城正

鄒東郭評此書以悔字立意窮武事而悔者存不悔者亡有闕闕有照應全得孟子文法之通篇只是引用二舊事與習人諫諍之美而後自說處不過教言亦是文之一體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銀簫不見人也復遠糾紛黥兮慘悴風悲日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

傳不德則有見乎此其鹿也銜而走險杜注銜疾走象音他頂反

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

子重伐吳董份曰法事左氏襄重心駭威三年傳

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

尊命賤二句直尊軍士之怨

尊命賤利鏃也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鬢驚鳥之屬休巢征馬踟躕不進之



此言天時苦寒直說  
此言胡運當興此言戰敗然且言其大槩鼓衰力盡以下始詳言之茅鹿門曰長歌之哀甚于痛哭射貼人情殆盡詩之似有悲風從意障入以下言歷

親一作新  
此言胡運當興此言戰敗然且言其大槩鼓衰力盡以下始詳言之茅鹿門曰長歌之哀甚于痛哭射貼人情殆盡詩之似有悲風從意障入以下言歷

沈沈深遠  
沈沈鬼神聚兮雲霧暮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

白傷心慘自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之良料也

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

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

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勲左隱公五年三年而治兵

軍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泰起長城竟海為

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左城公二年左輪朱殷漢擊匈奴

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悉民誰無父

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

嬖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

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悵悵憂思或作悵悵中心

惛心目寤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

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關老子大軍

讀史紀高孫刊行

代用仁得  
失因敘其  
民生家室  
之情及悲  
傷之意令  
人惘然

王維損曰  
歷述其父  
母兄弟夫  
婦之情以  
見人不可  
殺何恩何  
咎之句尤  
痛切入髓  
通篇無一  
閑字至  
收煞教語  
更精到

讀史紀高孫刊行

卷之三

十

讀史紀高孫刊行



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  
何守在四夷此一句無限意言只當守不當戰也  
左氏昭二十三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游俠傳序

司馬遷

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于世者謂之游俠

王整曰此傳議論正而氣勢闊達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  
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  
主功名俱著於春秋春秋謂國史也固無可言者固無言無足稱也  
及若季次原憲憲字子思俱孔門弟子闕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

董份曰其稱獨行君

子義不苟合則亦非退處士也

揚發憤而作耳

不矜能二句乃游俠本領

昔者虞舜句接上緩急句

何良俊曰此正是太史公憤激

其言以術取卿相功名俱著者為無可言

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

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

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變

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

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此

辭不迫而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

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

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

也猶然遭此蓄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

害何可勝道哉提見游俠不可無鄙人有言以下皆曰何知



獨有取于  
布衣之俠  
且引虞舜  
等以至孔  
子之事証  
緩急人所  
時有苟无  
游俠者出  
而游六便  
拘學之六  
雖百數何  
益于事

然亦之言  
車軍言本

卷之三

唐史

獨有取于  
布衣之俠  
且引虞舜  
等以至孔  
子之事証  
緩急人所  
時有苟无  
游俠者出  
而游六便  
拘學之六  
雖百數何  
益于事

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餓死首陽山

而文武不以其故敗王跖躡暴戾捕盜盜莊其徒誦

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鈞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

存圃莊子眩篋篇彼竊鈞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非虛言也此即

其利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界論儕

俗與世沈滯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

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揚

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立傳本意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

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與李次原憲比權量力故

較一作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抑要以功見言信俠

客之義又曷可少哉揚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

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

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

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

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

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下

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

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

有足稱者揚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

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欲自快游俠亦醜之

歷教春秋諸公子以  
其有所資  
稽雖賢不  
足稱正應  
篇首以術  
取卿相語  
儒墨排擯  
句是此篇  
首意  
揚慎曰延  
陵吳季札  
也大史公  
作傳其不  
名者必其  
顯著者也  
或曰季札

唐史

卷之三

十二

唐史



卷之三十三 趙良與商君

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後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

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倪正甫評既說鄉曲之俠又問巷之俠又匹夫之俠

節節不放過要見難之又難以此直至折

當世之文罔與素累

之徒反覆而愈明

凌約言評雜序旁引如曰有足多曰非苟而已曰賢

家曰曷可少曰是為難曰有足稱其所以

取游俠者不一而足可謂婉曲矣

原本作說  
商君說華  
本作說商  
說

豈游俠耶  
予曰太史  
公既重游  
俠必援名  
人以尊之  
若貨殖接  
子貢也子  
貢既入貨  
殖季札獨  
不入游俠  
乎

說商君

趙良

補趙良與商君同時人此文載史商君傳  
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公孫鞅秦封於商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趙良曰  
趙良說商  
君皆正言

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言從此

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

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

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

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

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聽

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

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

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改制其教而為其男

女之別大築冀關管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

李廷機曰  
商君從木

讀史記 卷之三十三 趙良與商君



五殺大夫賢法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

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

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

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

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思有終日正言軟之藥也軟將

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

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

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

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

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

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也關請見五殺大夫

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

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於後世法五殺大

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也助

以助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

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節相秦不以百姓為事

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節刑黥太子之師傅殘

傷民以駭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法

○補德之流行也民之效上也捷於令法○補下

入於民為深矣今君又左建外易以左道建立威權非所

為遲矣在外革易君命也

墨與黔音同

諤諤忠諫

諤知之士

于逆旅不

相容噫唯

悲哉信矣

夫

亦有詞藻

望之望

呂東萊云

闕望即怨

茅鹿門云

此下一切

應商君本

傳又一

反五殺大

夫

詹惟修曰

一種混見



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礼鼠亦或謂之拱鼠

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賢公子。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

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處杜門，不出已八

年矣。君又殺祝懼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

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

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駮乘。

持矛而操闐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

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是周書。君

之危若朝露。又法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

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

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

地之富，龍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三句亦一樣。秦王

一旦捐賓客，言故拙云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

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可翹足而待。商君

鄒東郭評：此說敘事有轉換有法，且明白簡易，閱

法為鎖鑰，嚴秦漢文亦不多得者。凡作論，可以

唐荆川評：陳商君罪過，廢烟波千里。

上諫獵書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焉。獲捷言慶，忘勇

期孟賁，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史記秦

先借勇力者以為獸之喻

史文選孟賁責作賁音

關野及反 此段又變 文法不用 非可以字

九卷平水 卷之三 十五 已得孫川丁



車車言言  
卷之三  
唐侯自厚

力士烏獲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  
吾嘗以逐馬之江上而不敢及說苑勇士孟賁水行  
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  
之獸駭不測之地謂不意而會犯屬車之清塵大駕屬車

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尊之意也輿不及還輶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  
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  
轂下句奇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

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道而馳  
猶時有銜楬之變銜馬勒也楬馬口長銜也家語子曰郊之日汎掃清路行者必止

况乎涉豐草騁丘墟短二句前有利也猶貪獸之樂而內  
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

論之此以道林希元云上以禍恐

數詞有法朗朗有聲

格言  
鄙諺四句  
尤有力

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  
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  
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  
家累千金坐不垂堂無邊也近堂遠恐其墮也此言也或云畏欄瓦墮中之也

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鄒東郭評此書曲盡田獵情狀文勢起伏意思宛轉學者熟玩深省當自得之

林次崖評直諫婉諫二者交盡相如之文此其近理

逐客上書

李斯

秦李斯楚上蔡人西說秦拜為客卿大臣建  
言諸侯人來事秦者皆為其主游間于秦耳  
請一切逐之斯乃上書始皇省悟除逐客之  
令復李斯之官後為丞相○闕逐客上書載

文選作上  
書奏始皇

讀史記卷之三十六  
史記卷之三十六

史記卷之三十六

史記卷之三十六

史記卷之三十六



史本傳

茅鹿門曰：只舉其國，故事更無。改得相繼，而意獨至十年。以來絕妙者，唐荆川云：此處就提，不產於秦，句是作斷，案下面方好折他。

臣聞吏議逐客，斯聞秦之官吏竊以為過矣。昔者穆公求士，遷齊云，不引他國，西取由余於戎，由余西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百里奚，虞人也，秦後公賤，迎蹇叔於宋，厚幣迎蹇叔於宋，求邲豹、公孫支於晉，邲豹、公孫支皆晉之叔，於宋，五人者，皆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此五人非秦國之邦國，二十遂霸西戎，西戎之霸主，孝公用商鞅之法，孝公用商鞅之法，變法，鞅，商君，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富國以富彊，國家富實，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心於秦，楚魏之師，得楚魏之兵，舉地千里，開州郡，至今治彊。

說此凍然中間多用伯西戎至今治強散六國從食諸侯等語以散動之。

王用張儀客之計，惠王信拔三川之地，張儀攻韓宜陽，西并巴蜀，伐張儀西，北收上郡，北取上郡，南取漢中，南并包九夷，并九夷，制邠邲，制邠邲，東據成臯之險，成臯，陰之要地，割膏腴之壤，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初齊楚燕趙韓魏六國約從，以制秦，張儀功施到今，強盛之功，昭王得范雎，客昭王，得廢穰侯，逐華陽，穰侯魏冉也，秦廢之，華陽，公室杜私門，公室杜私情，蠶食諸侯，如蠶食葉，使秦成帝業，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繆公、孝公、惠王、昭王，皆以客之功，如由余、百里奚、蹇叔、張儀、范雎、諸子皆外，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繆公已盡向使國之人能立功於秦，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



四君數語 又隱括上 文而覆說 之益見客 不可逐文 字最有關 關 李金云反 覆痛快深 得作文之 法未可以 人廢言 唐荆川云 此數室句 與五子不 產于秦相 應此下意 有三段文 有三變

截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逐客而不收納疏士而不用士而不用去而

不舉用補此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

名也秦室不得強大矣今陛下致崑山之玉取玉

山之有隋和之寶求審于隋垂明月之珠珠取于江

光服太阿之劍太阿良劍名乘織離之馬織離良馬名建翠鳳

之旗以翠羽為屬樹靈囂之鼓囂大魚也皮可冒鼓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第一段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迂齊云上面二

限精神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則夜光之珠非秦

犀象之器不為玩好外國之犀象不可以飾朝廷而趙國之女

不充後宮駿馬馱馱音決提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

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第二段所以飾後宮充

下陳粧飾宮女充下陳後宮之列娛心意說耳目者必

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宛地之珠傅璣之珥

錦綉之飾齊國東阿縣佳冶窈窕趙

女趙之美女不立於側也第三段夫擊甕叩鈺彈箏拊鼗

而歌呼嗚嗚快耳者嗚然而歌真秦

之聲也鄭衛桑間鄭衛亂世之音韶虞象武者韶虞

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

揚道實曰 句法蒼練

三段一意 反覆而語 不相沁益 見精采後 世文人焉 得有此家 數 茅鹿門云 此又以音 樂明之所 謂隱而訊 之上雖暴

志具文章 九節平水 卷之三 十八 屯已馬原川丁







反問勸王  
朝秦云云  
王建遂降  
遷于共處  
之松栢以  
間而死以  
齊為郡齊  
人歌之曰  
松栢相邪  
住建共者  
客邪

樓迂齋評

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反覆起伏畧如轉換數個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凌態謹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語乎

真西山評

只就逐客一事生枝生葉反覆頓挫有無限態度無限精神如韓信用兵運智出奇尋常不可備度真秦漢間第一等文字未易以人廢言也

唐荆川評

觀李斯諫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栢之歌則齊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在君所擇耳子思孟子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諫吳王書

枚乘

揚慎曰此書當是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全不露出事

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不過百理上不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

情而長喻  
遠譬曲盡  
利害  
固故也

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喻君臣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

困春臺云  
紉按一縷  
之任云云  
本子貢之  
言見孔叢  
子

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故盡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

歐陽德曰  
安危難易  
四字條陳  
利害明白  
痛切竟不  
能回吳王

也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

讀史記卷之三十一 史記卷之三十一 史記卷之三十一



之惑者知今智也

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

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

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

勿為欲湯之滄一人救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

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

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

百發百中揚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

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

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

之雷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

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

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處勘自見

得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葉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

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

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

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

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章惠伯評此書引喻多引事少意在言外雖逐段者

去重重疊疊不必強為聯屬與獄中書同

以下皆言禍福起于細微以訖吳王真天下名言且禍福字比上安危字更痛切

王慎中曰一篇議論到未愈覺精神而不見其損只見其益

之惑者知今智也 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 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 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 勿為欲湯之滄一人救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 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 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 百發百中揚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 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 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



茅鹿門評

篇中或長喻或空譬凡十有四五勢若沛江河聯若貫珠壁鏡之亦能動人然文辭少及矣

論神怪

谷永

補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為五侯一客長安号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經兩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崇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帝善其言

起句把天地萬物立說便見字術正處此段先叙左道幻術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補罔也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即不死之藥造古造興輕

舉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影倒覽觀縣圃浮游蓬萊

崑崙九成上有縣圃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異氏風角縣圃之上即閻闔天門與山石無極壽比於

山石無窮黃冶變化黃者鎔黃金也道家言治丹砂令變化可鎔作黃金堅冰淖溺

五倉之術者李奇云人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皆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皆

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音蕩如擊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長弘

諸侯愈叛及身辱國神怪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



危數語有  
頓挫皆是  
藉以恐喝  
成帝

茅坤云漢

武刻意求

仙至以愛

女妻方上

顛倒之極

末年乃悟

曰世豈有

仙者節食

服藥差可

少病耳此

論甚確

微諸侯愈叛楚懷王楚信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

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秦信初并

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

童女入海求僊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漢信

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

祠此管到貴幸作一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

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震動

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抗擊音曉

節中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

皆以術窮詐得謂注上得其詐偽之情誅夷伏辜至

初元元帝

年号

春臺先生

云純按三

五之隆者

以漢初之

德比三王

五帝之世

也

周書洛浩

迷而篇

一繳最聚

閱昔劉潛

夫有詩云

但聞方士

騰空去不

見童男入

海還即是

此意

初元中有天淵王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女奴

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有關鍵○謂師古

五帝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

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

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轅陽侯江仁也元

印綬隨宗學免官

鄒東郭評此篇首敘左道盛惑之幻術次敘歷代偏

信之禍害及覆政利崇正關邪務引君子

胡思泉評谷永發端數語可謂知道之格言故列於







為主冒頭  
含蓄許多  
敬的意思  
全不露一  
敬字作論  
冒得此法  
甚佳

說君子可  
畏處痛切  
亦謂畏大  
人者即畏  
此碩德重  
望之君子  
也然惟孔  
子足以當  
之  
文勢聯聯  
絡絡可法

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論承為冕服采章以旌  
之為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  
懈慢也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性情治性情  
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  
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下  
腹論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  
爵祿之賞而民懷之用四疊法其所以致之者一也  
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補詩曰敬慎  
威儀惟民之則補大雅抑○此段論若夫惰其威儀  
玩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

闢書多方

此段論幽  
獨之當慎

呂東萊云  
精細之譚  
到此方說  
出一敬字

歐陽公問  
一僧曰古  
之高僧有  
來去儵然  
者何如曰  
古人念念

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  
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  
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  
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  
端也見理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  
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鬼  
豈施于中林補周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  
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此段論顛沛而及昔者成王  
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  
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



在定慧臨終安得而忘敬況於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

亂此說却是正理如冕服結纓之類皆是平日操守定涵養熟

故能不乱乃知敬者徹始徹終之學

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

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

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

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

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

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

也則有媒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于碁局

也則有媒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于碁局

也則有媒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于碁局

也則有媒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于碁局

也則有媒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于碁局

也則有媒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于碁局

也則有媒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于碁局

也則有媒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于碁局

也則有媒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于碁局

也則有媒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于碁局

也則有媒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于碁局

也則有媒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于碁局

也則有媒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于碁局

也則有媒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于碁局

也則有媒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于碁局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敬

此大段歷敘敬以造福肆以取禍見其當



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怡慢之行臻焉須

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怡慢之行臻焉須

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論

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

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

公以慢瑞而無嗣傳十一文公以肅命而興國文

公重耳肅命周國語襄王使太宰却犖以傲享徵亡

年左傳其缺以敬妻受服年左傳三十子圍以大

招亂許云詞自蒼固遺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鷄

之喪家子展以舛蟲昌族皆襄二十七年左傳君子

未段復敘

敬肆分而

吉凶因之

甚言不可

不敬

茅鹿門曰

到末愈有

光能愈有

餘波把前

面意思收

足得十分

玲瓏讀之

愈見精神

餘波滾滾

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以磬折坐以抱

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禴之間言不越

乎表著之位年左傳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

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

夫之望也

鄒東郭評此篇議論精爽詞氣優揚且類以敬為之

後學於秦漢以後儒者論著鮮及之者故選錄為

式云

許頴陽評敬為書中第一義語可少此等議論且其

遂成一篇

好文字

茅鹿門評偉長之文不多見得此一篇殊為快然見

偉長學識其大處又曰意見卓越議論該

見

意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博場中得此  
自當歷卷

### 王命論

班彪

圖後漢班彪字叔皮扶風人遭王莽敗乃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囂後就賈勸融歸漢

載行也

首叙帝堯立個根脚所以下說去劉氏承堯之祚反覆議論以折服奸雄之心

泛論帝王之興以申前意最極法

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

正要破此俗見

於生民句法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地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特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此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大道哉轉下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饑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羅陀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



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况么麼不

及數子而欲闢奸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聘千

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皆梁上短柱之材

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

足覆公餗音束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

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

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

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

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

此段兩舉  
匹夫之知  
命者以謂  
賢可謂賢  
至之談賢  
之不悟亦  
舛矣

句法勁拔

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

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

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

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

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

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

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

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

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

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鄴生之說悟成卒之

決字安頓  
得好微有  
傲省蕭意  
此至成帝  
業也敘高  
祖有與王  
之德應上  
必有明聖  
顯懿之德  
教語



言斷懷土之情補高祖納洛陽成卒高四皓之名

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

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太略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

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

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

武補王媪感物而折券有波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

東游以厭音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

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

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替帝王之世運

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一豔切斯位符瑞不同斯

若迺至非人力也敘帝有與王之瑞應上然後為鬼神所福慶教語

條陳利害總收上意

而波瀾疊出錦綉奪目正可謂洛陽三月春如錦多

少工夫織得成者也妙手妙手

以上語其利以為勸戒

望也幾說曰冀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乃隗置終不寤地于河西

鄒東郭評此篇因世多亂臣賊子即漢作事遂作一段文字中引陵嬰信布絕人觀視非有極

思窮慮者不能作此等文章也學者須熟讀諸記方識其妙

李九我評班彪通儒上才年二十余初避亂而就陳

置即以歸漢勸置復避賢而就賦即以歸



漢勸融又因融歸漢而帝擢用之教應三公之命輒辭去觀其為賢王命論敘炎

范曄後漢書班彪傳贊

范曄後漢書班彪傳贊

漢勸融又因融歸漢而帝擢用之教應三公之命輒辭去觀其為賢王命論敘炎能范史贊曰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時斯言得之矣

林次崖評此論中間大意不過三段首段說帝王有命更無人破得中段說二母之知命真可

以婉奸雄之心未段敘高帝成帝業處更無餘說此等文字於世道不為無補非苟作者

胡思泉評班彪此論參以神怪非純於義理者然其立意主於折奸雄觀幸之志故取真

機論

馮用之

圃春臺先生云純謂馮用之在唐非有名之士此論文亦不足觀鄒東郭載之於此何取哉蓋是場屋之用耳補唐書無傳紗譜不載未有考

三句是一篇大意似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

論冒又秋微字含一篇意思先把利害兩字論引起聖人之知稅者下

去凡許多轉折許多態度藏個稅字不露

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

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違之知利而

知害知去而知就其唯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

其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味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一發星宿為之移易地之一發

龍蛇為之起陸論天地人之發稅人之一發天地為

之反覆范蠡善用也二句踐以之克霸無極味用也

費無極楚平王發臣

此篇論稅

龍蛇為之起陸論天地人之發稅人之一發天地為之反覆范蠡善用也二句踐以之克霸無極味用也

讀史通九苑平林卷之四八



字只是此  
楚國於焉殄瘁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為本趣時

此神字即  
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雖離婁之目不可視焉

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雷之聲不可及  
法。夫神器至重也三堯不與子而禪於舜蓋取聖

之機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  
思皆巧益取時之機也

兄弟至親周公離於管蔡取賢之機也秦越之疏羸  
氏舍於由余取霸之機也設令堯與丹朱而棄舜

大義而顧小節不承堯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  
前意翻億兆之心竟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志

無作有虞  
活亦是將

正論然把  
取時取賢

公為取聖  
以堯舜周

林次崖云  
公為取聖

取時取賢  
之於固非

說稅字活  
說稅字活

此段論為  
此段論為

君者當識  
君者當識

稅兩喻何  
稅兩喻何

寺婉切  
寺婉切

經曰以下  
經曰以下

似個尋常  
似個尋常

議論然以  
議論然以

此論治稅  
此論治稅

痛切  
痛切

公暉管蔡而不戮必墜文武之業則不謂之賢臣矣  
秦伯鄙由余而不用必失四方之士則不謂之霸王  
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為國  
者如偃師焉民如幻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  
豈當不悅乎善為君者猶造父焉人猶馬也欲之東  
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能違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  
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富哉是機也我  
以天下為親為子步步說天下孰不以我為親為子  
乎天然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  
欲安者必先安於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



論理此處  
突然引証  
就有精采

此段論為  
臣當識抗  
厚君潤國  
兩意自是  
奇偉

鄭侯蕭何  
說蕭何韓  
信厚身厚  
君之異潤  
家潤國之  
別議論正

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未之有也漢祖入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富貴悉分士卒善利人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而亡不亦宜乎善為臣者五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祿位其去之哉落可謂自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此君子之為也鄭侯處位而舉淮陰厚君者也雙閉入秦不取金璧而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忌剋鄢生只用單死逐田橫欲

落文駁錯  
承接處把  
道字對抗  
字又生一  
議論

此段又以  
時字替抗  
字翻出許  
多議論文  
法抗圓轉可  
有氣力有  
光皎

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戚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大之謂道六天下至賾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彘倫攸斃伯夷叔齊守死也豈謂億兆塗炭侯周武哉李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盡美然而發機之要七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捨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于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疏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陟相是也捨得其時則元吉泰伯



許人敗鄭  
成四年左

傳

農兼統偉

二年左傳

陳洩治宣

九年左傳

鄭子家宣

四年左傳

句句有對  
酌語之如  
層波疊浪  
愈覺快人  
心目

前面許多  
議論亦兼  
有此二段  
意了

借齊桓衛  
懿為得機  
失稅之証  
筆氣滾滾  
此處如江  
河有巨堤

去矣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傳說是也。默得其時則

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量錯所以見誅也。

褒貶相錯愈退不相時則禍自起，所以伏劍也。取不

相時則招咎，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統也。

句法長短，語不相時則貶辱，泄治諫其君也。默不相

時則受謗，子家從其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故君子得其機則仇讎變為腹心，況其恩者乎？失其

機則昵親反為勍敵，況其疏者乎？齊桓用讎能盡管

仲之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

望國之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一得一失，易於及

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為國家者可不務乎哉？或曰：

老氏云：以智治國之賊，不以智治國之福。

元云：又生個問答，作餘波。然則智非機耶？機非智耶？答曰：機者生

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

者為，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熙熙然若登春臺而

享大年，不知帝力，故為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元

兀然如草木鳥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

者近者嗜欲擊焉，矜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

為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垂

此玄言，蓋抑揚之旨也。且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得此一障  
否則傾瀉  
無收拾矣

申上大人  
行之則合  
于道句  
此梳字與

梳梳梳智  
之梳不同  
此二段剖  
得有斟酌

申上細人  
竊之則階  
于亂句



經子言... 卷之四

不仁之仁豈非機也。國不用機則克永世匪我攸聞。

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圃昭昭前史萬機之鑑百尺竿頭更進

仲尼云知幾其神乎有言哉有言哉。

鄒東郭評。此篇雖非唐文之粹者然發明機字透徹篇內三十餘機字讀者不覺其煩場屋中

得此亦非科之文也。

唐荆川評。退之送孟東野序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此作亦有一種奇思可與東野序參看。

王鳳洲評。後許多人物翻出來奇怪怪繁雜難無非要申明以合義為本趣時為用二句

蓋此二句即所以經緯天下而織緯人者也至末問答一條意思何等周悉却又

贊出茫茫六經教句文之變幻若無遺此

李九我評。此篇文字錯綜愈疏而愈可喜中間議論周至處尤令人嘆賞不備。

孔子之語易下繫辭

史為用松

李性學曰

曲盡文字

憂態之妙

本論三篇此論蓋其中篇

北周武帝唐武宗毀佛寺勸僧尼歸俗

本論

六一居士

六一居士即歐陽永叔已見正篇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

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

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補

以去疾之坤云引入益亦未知其方也合下修夫醫者之於疾

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補而治其受病之處

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

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

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真云照前而治其受患

論端是好議

此二句最

讀文章 九卷平林 卷之四 十一 德已高孫刊丁



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

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

雖有佛無由而入此言三代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

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

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此言

由入真云照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

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此言去

真云照前氣虛之說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

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

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役以督其不勤使天

王世貞曰物先腐則虫生人先疑則議入所謂佛乘其廢缺之時而來真有識之言也

此句正是筋脈處

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

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

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

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有波因其嫁娶而

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

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

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喪死之道皆因

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

趣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

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

數個因字順字勸誘字即所謂使自得之也發明三代禮義之教甚有步驟

兩次下然猶懼數字



見防民之  
周誘民之  
篤所以民  
不暇乎其  
他而佛無  
自入

即前所謂  
不暇乎其  
他意故佛  
無自入

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時相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自而入者。謂有此具也。此段申上王政修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

此段見治  
具不備防  
民不周又  
有倡而驅  
之者幾何  
不胥而為  
佛也

為民有餘  
力以下議  
論最確  
言佛法至  
是始盛一  
轉尤有氣  
力

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坤云。應前王政闕禮義廢而後佛至中國之說。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井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棄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之矣。又况王公大人。轉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此段申上三代衰王政缺則佛始入中國



卷之四 禮記

意幸而有惑者補茅坤云轉又方艱然而

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而

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此幾句正是承上起下者乃

發下說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

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

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此一篇昔戰國之時揚墨交亂

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

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故

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

效也一句得緊切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此段

主意安頓在此方有

勝之二字

終不若孟

子云經正

則庶民興

斯無邪隱

矣斯無字

就渾融益

經正則自

無也

到此始露

禮義為勝

佛之本意

即收拾上

文古人文

法多是如

此輕快

引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

彼誠壯狡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

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

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

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

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

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鄒東郭評作文須尋得頭腦意思端正然後措詞鍊

林次崖評看來佛教得行于中國果因王道之衰

成周盛時民二十以上俱受田游惰者

周禮大司

徒之職以

卷之四

十五

禮記



鄉三物故  
萬民而實  
與之一曰  
六德知仁  
聖義忠和  
二曰六行  
孝友睦婣  
任恤三日  
六藝禮樂  
射御書數

沈德潛評  
呂樂原道  
但言佛之  
尊於聖道  
而可以勝  
之勝篇末  
明先王之  
道以道之  
只作補足  
語於語合  
意求中也  
此遠後禮  
藝為勝佛  
之本論尤  
切實文尤  
究密矣轉  
歐二篇應  
合者

罰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自卿大夫至閭  
胥歲時屬民誦法奇衰左道者有禁當是  
時佛法何緣得至中國今欲去狄氏而不  
行先王之政雖堯舜禹湯復起亦未有能  
者歐公之論不為無見視原道人其水火  
其畫虛其居過之遠矣義理正當自是人  
間不可少  
之論也

茅鹿門評  
韓之原道歐之本論均從孟子經正說來  
發揮闡揚許多議論而立言正大陵厲千  
古足以齊驅並駕蘇東坡謂韓如美玉  
歐如精金韓如天馬歐如駿駉合二篇而  
觀足明坡公  
之巨眼矣

士鳳洲評  
此篇推明唐虞三代之治與周衰禮壞之  
弊而終之以修本以勝之可謂窮源探本  
之論直與孟子距楊墨同功而氣  
實氣虛一喻尤為對症發藥妙未  
李九我評  
歐公此作雖不見可憐可怪動人而  
裁鋒銳鑿鑿如金石之不可磨滅

本集諫論  
上下二篇  
此收其上  
與予也亦  
也諫有五  
家語辨政  
論純疵只  
以術字翻  
一篇文字  
最是筆力  
高處

如此辨駁  
是據得斤  
兩文字

諫論

蘇老泉

自註云。賈君不時存忠臣不時得  
故作諫論。國蘇老泉已見正編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  
諫有五  
義一諷諫二  
諷諫惟度主  
以行之吾從  
其諷諫乎吾  
以為諷直一  
也就有顧用  
之之術何如  
耳伍舉進隱  
語楚王淫益  
甚茅焦解衣  
危論秦帝立  
悟諷固不可  
盡與直亦未  
易少之吾故  
曰顧用之之  
術何如耳然  
則仲尼之說  
非乎曰仲尼  
之說純乎經  
者也吾之說  
參乎權而歸

據余酷好歐文間亦摸擬其似而庚午鄉  
試不中京闈場中有評其絕似老歐者乃  
知摸擬工夫亦微有那那之步  
然語極公之闊與則或未也

諫有五義又曰姑無  
荀卿良是  
也諫有五義又曰姑無  
荀卿良是  
也諫有五義又曰姑無  
荀卿良是



此處一點就覺精神

第鹿門云因事納忠此五法亦足正實議

文勢壯健

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異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

論但打頭一術字壞

茅坤云。論詳意句法森然自是。老字手段。

詞成五彩巧奪天工

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骨項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拔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鄒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



轉得便故  
無痕。

以下正言  
足以成功  
意。

術字步步  
回顧。

把逢千儀  
秦作個收  
拾何等雄  
健是萬人

士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論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急。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動。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氏之學。未免偏蔽處。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

史楚世家

觀苑正諫

戰國策趙策

武安君白起  
秦策

敵也

關張守節  
云嫪毐糾  
反毒身改  
反

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莊王即位二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伍舉入諫。進隱語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秦太后與嫪毐通。始皇誅毐。遷太后。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諫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也。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臣。天下聞之。盡瓦解。無解秦者。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堂。手接之。迎太后歸。秦攻趙。趙求救于齊。齊欲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見太后。曰。老臣竊謂后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媼之送燕后也。悲其遠。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趙哉。故以為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秦使張唐往。相燕共謀伐趙。唐不肯行。甘羅見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曰。不如。甘羅曰。應侯欲攻趙。用於秦。孰與文信侯。專曰。不如。甘羅曰。應侯欲攻趙。



離文信侯  
呂不韋  
史陳餘傳

史仲尼弟  
子傳

史楚世家

趙策

史荆燕世家

史朱建傳

漢書鄒陽

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于社郵今文信侯  
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死處矣張唐乃  
行○趙王武臣為燕軍牙得囚之欲與公趙地乃歸  
王使者往燕報殺之有厨養卒請往說燕將曰君知  
張耳陳餘何如人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  
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此兩人名為  
求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况  
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乃歸  
趙王○田常作亂移兵欲伐魯子貢往說田常曰  
吳強魯弱不如伐吳田常忿然作色子貢曰夫憂在  
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  
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而後戰勝以驕王破  
國以尊臣求以成大事難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  
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攻下無民  
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常曰善○楚欲圖周王  
使東周武公謂楚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名為  
天下共主而攻之者名為弑君然猶有欲攻之者見  
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  
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今子欲誅  
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楚乃止

○魏使新垣衍說趙欲共尊秦為帝魯仲連往見衍  
曰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帝則連  
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吾將使秦王烹  
醢梁玉新垣衍快然不悅連曰秦無已而帝則將行  
天子之禮以号令天下又使女子嬰妻為諸侯妃嫔  
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行再拜曰乃今知先生天下  
上也五不敢復言帝秦矣○營陵侯劉澤高祖從昆  
弟呂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以畫干澤澤大悅之用  
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如長安令其子求事呂后  
斬幸大謂者張卿居教月田生說張卿曰太后欲立  
呂產為王恐大臣不聽卿何不風大臣以間太后太  
后必喜萬戶侯亦卿之有張卿乃風大臣語太后太  
后賜張卿千金田生因說之令言于太后并封劉澤  
張卿入言之乃遂立澤為琅琊王○辟陽侯幸呂太  
后人或毀辟陽侯于惠帝帝欲誅之辟陽侯急因使  
人往見平原君朱建建乃求見惠帝幸臣閻籍籍說  
之曰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欲殺之  
今日誅侯且日太后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  
于帝出辟陽侯太后必喜君富貴益倍矣籍聽從其  
計果出辟陽侯于獄○梁王以殺袁盎帝使人責之

漢書鄒陽 卷之四 十九 史記卷之四十九



傳

韓策

秦策

史鄒生傳

齊策

王始謀及鄒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譏及梁事敗孝王  
 恐譏乃往謝鄒陽令求方畧解罪于上皆陽徑至長  
 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請曰今袁盎事即  
 窮竟梁王恐譏如此則太后拂慍切齒側目於貴臣  
 長君危矣誠能為上言之得無竟梁事太后深德長  
 君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乃入言之  
 帝怒解○蘇秦說韓曰鄒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  
 今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  
 王羞之○王按劍大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  
 范雎見秦昭王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宦者曰王  
 至雎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  
 王聞之遂延謝雎屏左右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  
 幸教寡人○鄒生謂沛公方侯使兩女子洗足  
 鄒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  
 侯破秦也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偃見長者沛公輒先  
 謝之○秦昭王聞孟嘗君賢使涇陽君為質以求見  
 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  
 木偶曰天雨子將敗矣木偶人曰我生于上敗則歸  
 於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何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  
 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木偶人歟

楚策

漢書劇通

乎孟嘗君乃止○楚人有好以弱為微者如雁雁之  
 上者頃襄王召而問之對曰此何足為大王道也昔  
 三王以弋道獲五伯以弋戰國王何不以重人為弋  
 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弋之此六雙者可得而獲也  
 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兔雁之實也○齊  
 悼惠王時曹參為相齊康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二人  
 隱居不仕制通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欲者  
 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  
 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  
 隱居不嫁未嘗與節以求仕也願使人禮之相國皆  
 以為上賓

鄒東郭評此篇議論精明文勢圓活引喻典實如老  
 吏斷案一字不可增減熟讀此妙訣下筆自  
 發矣

姜鳳阿評持說客之術以補夫子諷諭之論  
 亦不免於縱橫之病然亦是一說

觀過斯知仁論

蘇東坡



禮表記

以功形過  
妙妙

引來最得  
大吉即是

個冒意  
茅坤云把

難知立論  
自是觀過

知仁正印  
關揚子法

言孝至篇

此段全學  
莊子九徵

句法

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

可知也蓋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

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揚雄有言有人則

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

為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者上說人難知此其效

如影響其信如著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人也亦多

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其量伺之

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圃莊子列御寇

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節率

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參之以財而

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故

申上與仁  
同功

趨避二意  
是一篇本

末一收勁

拔簡切有  
萬鈞之力

信廿五年  
左傳

後漢書  
韓非子

文公以壺殮得趙衰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豈一

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

路之緼袍何異陳仲子之蠶李與瀕淵之簞歌何辨

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

偽見矣古人有言曰放廢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

申上與仁同功斯其為觀過知仁也歟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殮從從

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

泰怪而問之對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泰知其德性

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孟孫獵而得麇使秦西巴

持歸烹之麇之母隨之而號西巴弗忍而縱之孟孫

求麇安在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不忍而放之孟孫

怒逐之居一年取以為子傳左右曰西巴有罪于君

今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况於

禮記卷之四

卷之四

王

禮記卷之四



入乎可  
以拓國

鄒東郭評此篇明學莊子全不踏襲一字當與九徵並看較是致拔文字

### 孔子從先進論

蘇東坡

茅坤云始進兩字一篇主意却把破意剖判得好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論冒始進

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

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疆其國

者也三欲字發明破題字眼是論承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

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

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論腹

未有進以疆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

議論亦確

李廷機曰伊管下手便欲王欲伯所以見

鞅之三說為欺君

呂東萊曰看此鋪張事實慶儀

有力量

灼出商鞅

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

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

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丹鉛

尹負鼎以干湯謂負鼎萬之才于於湯也說者遂指為以滋味說湯乃是借聖以自文耳管仲見

桓公於累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我狄也

管仲度桓公足以霸詞雄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

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明也如此

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鞅見孝公言事良久

說以帝道不稽矣後復見公未中言而罷鞅曰吾

前於席也鞅曰吾以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



肺肝令他  
心慄

呂祖謙曰  
此句尤絕

茅鹿門曰  
雖不類朱  
註然把孔  
子意思說  
得個圓圖  
活活亦是  
各一意見  
各一機軸  
文法可取  
為則

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  
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術之君既  
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  
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  
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到此孔子後生  
進意方說出其志  
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  
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  
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賤焉者知其始於  
少賤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  
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

此意轉旋  
得好

引接之語  
尤覺得此  
題意緊切

好議論

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  
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  
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  
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  
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  
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說得  
痛快而孟子  
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  
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  
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



茅坤云將收煞處有許多曲折許多光釀所以前輩論文謂看人文章全在散場時有不窮之趣方是作手此坡公為詞壇第一處茅坤云時論中妙手其跡格與今無相遠

公孫凡上

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尾論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于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蓋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諉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鄒東郭評此論有論破論承論腹論尾絕似科試題論學者只熟讀此篇取青紫如拾芥耳

羅景綸評莊子之文以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從先進論文字

橫說豎說唯意所至俊辨痛快無復滯礙斯為古今議論之傑然者

葉冰心評

此文架虛行危縱橫變幻真得蒙莊之趣

姜鳳阿評

此論雖與朱註不合然其理各有攸當

李九我評

此文若黃鐘太呂不作鐘錘細響

續楚語論

蘇東坡

屈到嗜芰

也芰有疾名其宗者家臣曰老宗而屬之曰

祭我必以芰及祥

也祭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

曰違而道

左氏斷句○圖楚語上左史倚相曰昔先大夫子囊遺王之命蓋子夕嘗芰子木

羊饋而無芰焉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君子曰違而道

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

屈到楚節屈到子夕也屈建屈到子木也

禮祭義



此段以大  
不忍意破  
忍絕其父  
將死之言

圃子路曾  
子

王荆石云  
好議論

恩捨義禮  
四句新破  
復服四制  
柳子妙手

威公即桓  
公東坡避  
七年

宋欽宗傳  
三引証痛  
切

嗜子木去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脚  
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  
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  
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  
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見喪大記至於結冠纓啓手足  
之言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  
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  
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  
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  
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

此段總斷

茅坤曰古  
思辨語助  
破子木心  
事即子木  
亦當欲世

茅坤云又  
是一種奇  
思

此教句正  
是其違而  
道

孟子盡心  
下禮玉藻

此段以莫  
大之陋破

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  
教氏屈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  
口腹是憂左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  
太史書之句語頓挫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  
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  
情也前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  
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  
能讀父之書母死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  
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芻之事若出於子則可  
自其父命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



思其可樂  
意又引曾  
元宣子二  
事以美子  
木

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嘗曾子曰君子之愛  
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見檀弓若以柳子之  
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嘗於病

革之中革音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荀視目猶不  
可含口噤不可受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撫其屍曰事吳敢不

如事主大夫稱主言我事晉吳敢猶視不食于心  
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此河時伐齊

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  
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

正詞鋒競  
長之際常  
得柳子心  
服

見襄公十  
九年

見襄公二  
十三年  
未引疾石  
以美子木  
抑柳子精  
神百倍

毒滋多左傳滅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云云

由是觀之收拾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

父命為藥石也哉

鄒東郭評字字句句全用左氏文法而意思層層不

庶盡之矣

姜鳳阿評屈建去美柳子非之見非國語書第六十

也而有論子若無憐焉是固不悔坡公之議  
則韓極論之極精當如是觀送文暢序  
續楚語則蘇又極詆抑此正文人詞鋒競

當於此潛心焉

胡思泉評屈建亦忍人哉到墜楚無害于義祭而

關春臺  
生云胡思  
九絕評本  
卷之四  
二十六  
屈建亦忍人哉到墜楚無害于義祭而



也泉之說

而遂廢其手，屈建當以禮而兼致其情，何忍心若此耶？柳子非之宜矣。蘇子謂其有大不忍者，果信然耶？

酷吏傳序

司馬遷

為政篇

董份曰：前以孔子老氏發端，故以驥訟二語復明其說。此太史公照應處文字之易見者。

三十八章五十七章至言

公照應處文字之易見者

見者

借法以相欺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正其極也。上下相遁，道避也。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又言：道循

顏淵篇

四十一章

師古曰：破

去嚴刑而

從簡易抑巧偽而敦敦厚也

者，湯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此道德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茲。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湯實尹評：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得大綱。說到奸偽萌起，上下相遁，即借法為欺，而無時寒故。至子不振，及此時非酷吏，其安能除少



頃之快語勢不得不然非與酷吏也

論志

朱伯賢

補明朱伯賢名右字伯賢臨海人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六年修日曆除翰林院編修七年修洪武正統等遷晉府長史有白雲集

國春臺先生云此論又下馮用之機論一等

一篇綱領

教句應首

援引教節

甚好且詞法勁健

後漢鄧禹字仲華光武時佐命元勳

志也者心之主氣之帥萬事之樞機也非志心不自立氣不自行事不自成是志者又主乎心而造就萬事之柄也故君子莫先於立志志一則心不二志定則氣以從志堅則事乃齊志其可不尚乎伊尹志在致君卒肇商祀張良志在報韓卒成漢業鄧禹志垂竹帛卒興南陽狄仁傑志復唐室卒摧僭周之數子

唐狄仁傑字懷英中宗時封梁國公

此下又說二段志意

盤與蔡同

句法頓挫

結意有端

者志立於事為之先志遂乎功成之後非志前定其孰能成蓋天之功以信天下後世乎句法甚健予聞志仁義者其德著志功名者其業崇志富貴者其執廣此皆志得者在視夫所志何如耳志驕侈則心肆志吝嗇則心鄙志盤佚則心馳志昏惰則心弛此皆志之失者亦視夫所志何如爾志趨一定物莫能動導莫得入唐虞之讓弗易也晉楚之富弗移賁育之勇弗奪也合上作見句甚矣志之係於人也夫矣故古君子之觀人先視其志之所存則其所就小大遠近斷可識矣

鄒東郭評此篇文簡而意盡可



張洪陽評

簡短之文一難于盡意二難于精采三復難于警健此作詞意周盡而光采煥發有頓挫有起伏有波瀾而警策勁拔處尤有紆餘曲折之態真作手也

許潁陽評

無可喜無可怒平正正要亦當于理耳

茅鹿門評

古色古貌警鬱蒼蒼謹謂蒸煮銅器不似個三代法物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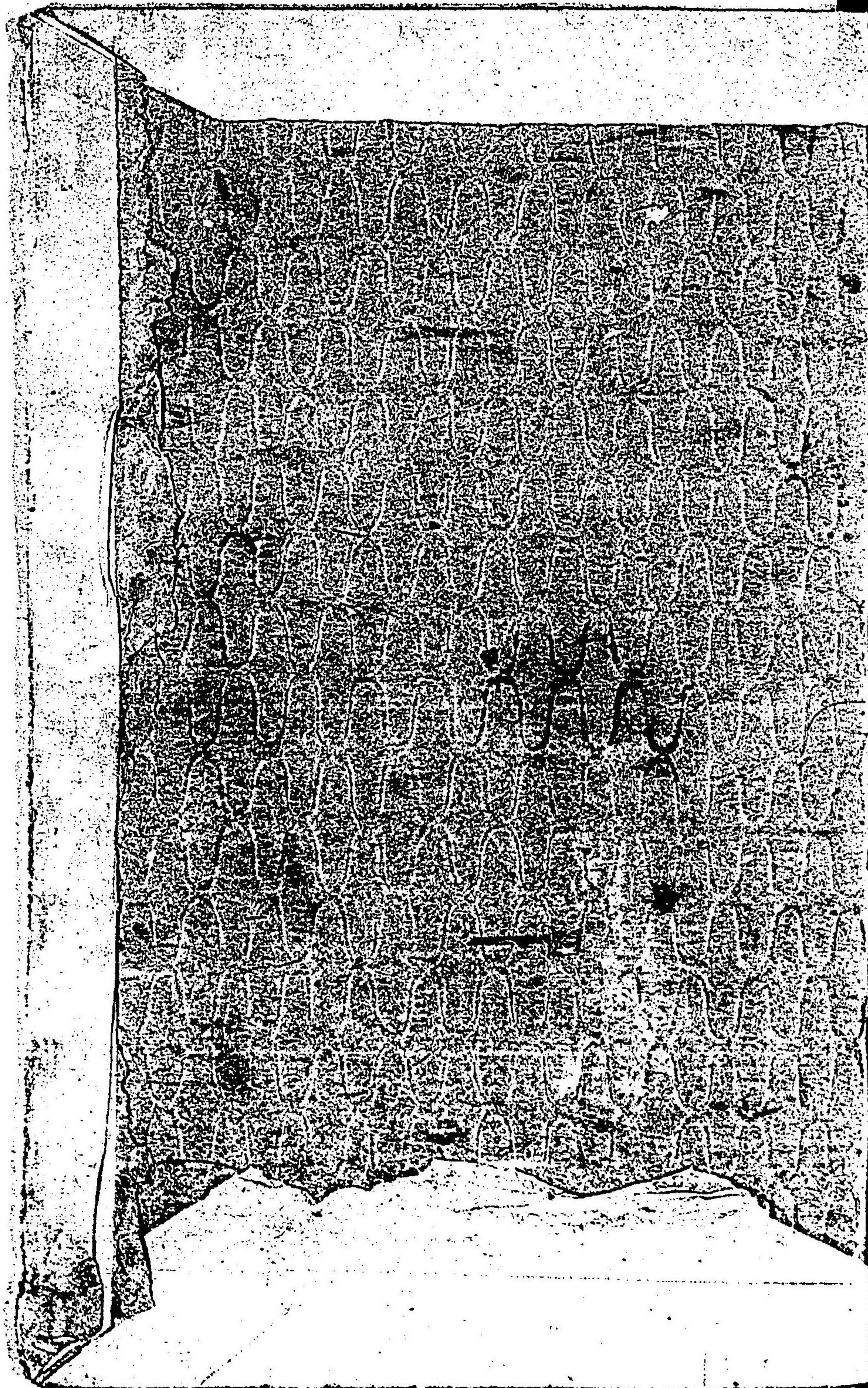
錢豐寰評

此篇以志字直貫到底後學熟此步驟實為瑤屋中利器

男 惟和參校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四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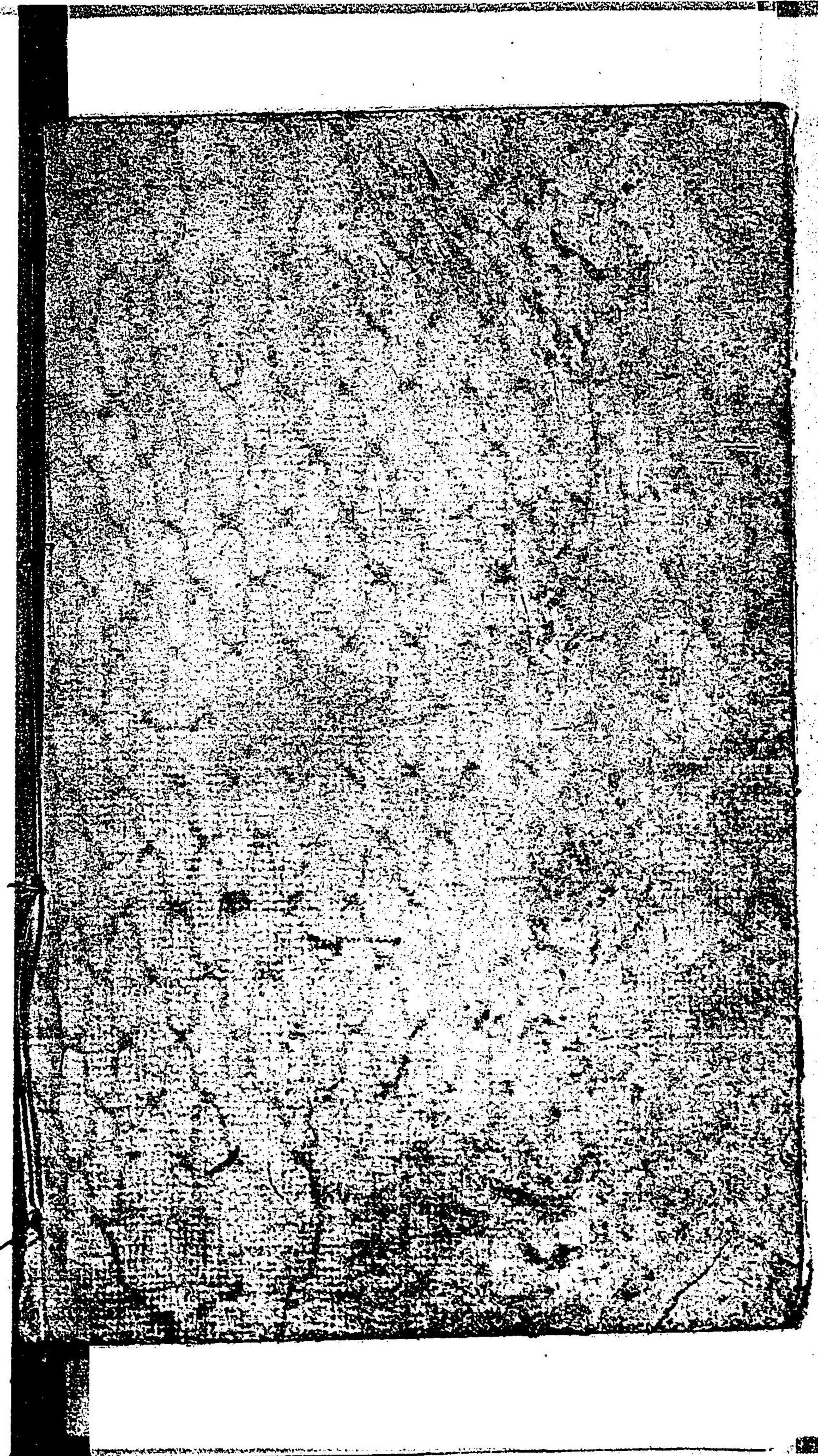


0802  
190

1146









持70

518

東洋文庫  
私蔵